

清史四书:有趣爆料,客观解读清宫

雍正首次密建皇储的对象并非乾隆弘历?如何客观评价降清的“贰臣”?明清史学者、独立书评人向敬之“清史四书”,即《大清定局》《明清破局》《康熙奇局》《雍正迷局》,近日由凤凰壹力和上海三联书店联合策划推出。

向敬之非历史学科班出身,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出版社、报社做了十多年文史编辑,曾由写作百科书评转为专攻历史书评,于是对史料阅读和分析,有了深入的体悟。他也看了《朱元璋》《孝庄秘史》等很多貌似正剧的清宫剧、秘史戏,索性对照着明清实录、起居注、朱批、奏疏、档案、笔记、方志等细细翻看,发现影视剧创作与历史记载,在虚实掩映之间存在着许多差异,故而了解读明清历史细节的认真研究。近160万字的“清史四书”,可以说是他的一个阶段性的成绩与认识。

向敬之坦言,研究明清史,他试图突破传统民族历史局限,探究明清社会秩序重建、吏治建设与社会发展。“清史四书”中,有朝堂之争,有宫廷探秘,有真伪辨析,有褒扬贬斥,正评反批,直击清史中最具戏剧性与转折性事件,于细微处见历史的真妙。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陈曦



如何看待那些“有失大节”的“贰臣”

读品:你说“研究明清史,试图突破传统民族历史局限,探究明清社会秩序重建、吏治建设与社会发展”。这些突破主要体现在哪里?

向敬之:清军入关,稳定中原,武力推行剃发、圈地、投充、逃人等诸多恶政,导致满汉矛盾激化。但是如果我们把最初的满人政权,看做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分支建立的地方政权,利用前明衰败而取而代之,实现了朝代更替,那么,我们就会看到清政权上升期的不少闪光点,如他们结束了辽东部落纷争、关内割据缠斗的局面,还推动了中国在十六七世纪之交全球贸易低迷的窘境中迅速发展强盛,一度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根据西方经济史等领域多方学者统计:康乾盛世期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32%。

我在具体研究和行文中,坚持客观讲史,有趣爆料,根据史料记载尽可能做到一个持正的态度,评判清前中期的社会发展与政治推演,突破传统意识形态中的民族偏见。这其中,有着说不尽的悬疑,有着说不完的细节。

读品:《明清破局》以《贰臣传》为主要研究对象,重点谈论明清之际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与历史评价。我们看到,对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是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比如施琅,以明朝“正统”的眼光看,他是“汉奸”;但以今天的眼光看,他是收复台湾的功臣,维护了国家统一。唯独吴三桂,直到今天,对这个人的评价依旧是负面的。

向敬之:虽然皇太极多次派军入关长途奔袭,可他自知实力不济,不敢赖着不走。即便在后金天聪三年(明崇祯二年,1629年)己巳之变中成功围攻京城,也是很快退兵。15年后,多尔衮统兵入关,问鼎中原,但是此时的兵力,将士加上民夫加起来不过十七八万。可以说,如果不是明朝士人、将领的屈节投效,清政权要想在中原站稳脚跟,一统全国,是绝对不可能的。就连多尔衮自己,曾经想到了联手李自成,被无视后,得到了吴三桂投降,进入关内。他还是跟人说,能得到一尺为一尺,一寸为一寸,足见当时的他,对一统中国是没有底气的。

降清人士的加盟,彻底改变了清政权的实力走向。我专门写了一本

《明清破局》,何为“破”?贰臣的出现,是促使清朝迅速兴盛的一个根本原因。满洲统治者由最初的氏族军事民主思维转向,与汉族知识分子进行政治合作,使清朝入关后急速发展繁荣。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贰臣,清朝一统中原是不可能的。清初的武力征服、制度建设、民心收服,贰臣是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的,打破僵局。满汉矛盾激化时,也是贰臣在调和,如洪承畴替代多铎总督江南,就是为了平抚多铎推行剃发恶政激发的民变。

我在这本书的封面上,写了一段文字:“良相难救时,国君死社稷。一个旧王朝的衰朽与覆灭,导致一大批有抱负、有追求、有热情的儒家士子,捐弃虚幻的道德英雄主义,抓住一切政治改革的现实机会,协助另一个野蛮的征服者推行儒家道统与治统,纵然大节有亏,苟且偷生,饱受猜忌,道义上不安。”这是我对这一批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一个总体看法。

施琅曾两度降清,第一次是顺治三年随郑芝龙降清,但不久叛逃;第二次是顺治九年因为曾德事件与郑成功分裂,再次降清。此后,施琅做过同安总兵、福建水师提督,击退过郑经的袭击。顺治帝死后,他受到了鳌拜势力的排挤,成了闲散人员,直至康熙二十一年平定三藩后,他才因当红大臣李光地举荐,得到了康熙帝的重用,领兵攻台,招抚郑氏。他收复台湾,有复仇的成分,但是,他对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是有大功劳的。

吴三桂不然。他是一个典型的政治投机分子。于清廷而言,他降而复叛,图谋自立;于汉人而言,他知耻无悔,毫无节操。他为了自己的利益,给刚刚得以稳定的国民,带来了一场席卷全国、历时八年、流血百万的大灾难。乾隆帝将他定为首席逆臣,但我安排他在《明清破局》中最后一个出场,详细谈到他的沉浮人生的转变。

读品:文官里面的钱谦益也是被后世批判、嘲笑得比较多的。是不是因其文人身份,所以评价标准会更加严格?

向敬之:钱谦益作为明清之际的文坛领袖,在文人中有着崇高的地位。很有思想和文化的青楼才女柳如是,择婿要求颇高,却选择给钱氏做妾。二人曾琴瑟和鸣,情投意合,做了几年快乐夫妻。前明覆灭,钱、柳相约赴死,以身殉国,殊不知钱谦益突然不干了,大呼水冷。作为礼部尚书的钱谦益,索性打开城门,跪迎清军。钱谦益做了清朝的礼部侍郎兼翰林学士,但半年后,他辞职不干了。

有人说受了柳如是仇满思想的影响。真的是如此吗?他是一个有官瘾的人,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降清后,级别降了,权力没了,被边缘化,自然不甘心,加之良心上的屈节有亏,于是借着那点名气支持抗清力量。可以说,他是一个缺乏原则、毫无节操的文人,气节远不如那个委身于他的女人。

为明清宫戏挑刺,做到有理有据有料

读品:这套书在写作方式上,你采取结合大家熟悉的明清历史剧情切入。你如何看待二月河的小说,以及根据其小说改编的电视剧?

向敬之:电视剧为艺术创作,为满足人们的观赏娱乐,不需要人们将它当做“信史”,但基本做到“小节不拘,大事不虚”,而不张冠李戴、不完全颠覆,给观众在历史意识上触及历史真相,洞察关键细节,也是该坚守的底线。

二月河的小说,是文学创造,是容许存在大量的文艺性的虚构,写得非常精彩,只是虚构的成分比较多。就拿《康熙王朝》来说,出现了孝庄自称孝庄(孝庄是她死后,康熙给她上的谥号),康熙给自己追谥(康熙的仁皇帝,也是他死后,雍正尊谥的);《雍正王朝》中,中层干部张廷玉成为康熙最后的首辅,真正的首辅马齐靠边站,以及隆科多喊自己的亲爹为四叔等等,这就比较离谱,电视剧热播影响了许多观众,干脆以此作为信史。比如我有一个朋友就说,张廷玉是康熙帝的宰相,因为他是上书房大臣。事实上,上书房大臣是雍正朝中期才出现,并非实职,而是大臣兼任的皇子家庭教师。

影视剧与历史著作,与史料记载的差异,使我这个前书评人,再次对明清史尤其是明清之际的历史,有了更大的兴趣。我有自知之明,不敢对明清史展开系统性研究,这是关联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民族等多方面的大学科范畴,我只能侧重一点,深耕细作:为明清宫戏挑刺,做到有理有据有料。

读品:历史著作也有与史料记载相出入的地方。能否举个例子?

向敬之:我认真阅读了一些近现代社科学术著述和海外中国研究著作,发现同史料记载有着各种各样的、形形色色的异同。如美国历史学家魏斐德的扛鼎之作《洪业:清朝开国史》,引进国内,重版多次,甚至修



向敬之

明清史学者,书评人,现供职于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纪检监察报》《上海证券报》《南方都市报》《经济观察报》《新民周刊》《凤凰周刊》等发表书评400多万字。近年来研究明清之际社会秩序重建,出版有《明史不忍细看》《清史不忍细读》《细说康熙:王朝纷争六十年》和书评集《现场与背后》等。《大清小史》《大明小史》《追寻清康》即将由人民出版社、东方出版社推出。

订,却在文字叙述、史实掌握、史料引用上,存在着严重问题。

魏著有一节“李自成起兵问鼎”,谈及兵部尚书张国维,因李闯先锋部队东渡黄河,山西平阳失守,崇祯帝大怒,将张国维革职下狱。山东士大夫上书为之辩护,崇祯帝将关了近两个月的张国维释放,“三天后,张国维献银万两助饷,受封为侯”。在北京陷落前的一周,崇祯安排张国维赴江南为朝廷筹款。

我有些纳闷,一个下狱获释的“罪臣”,怎么还可以花钱买侯爵,还被崇祯帝给一道圣旨,让他奉命去征收银子。难道就不怕他假公济私、中饱私囊以补亏空?事实上,张国维因防控不力而被下诏入狱,而献银助饷受封却为另外一人:张国纪——天启皇后的父亲。姓名半字之差,崇祯能臣为无能助饷封爵者,背了黑锅!

美国史学大家写清朝开国史,为何漏洞至少百出?这是编校不慎,还是原著有误,我不懂英文,也没有找到原著,不敢妄言之。

雍正首次密建皇储的对象并非弘历?

读品:清朝悬案公案不少,如孝庄太后是否下嫁多尔衮、顺治帝的董鄂妃是不是董小宛、康熙遗诏上究竟要传位给谁……诸多学者探讨,争议仍然不断。你甚至认为雍正首次密建皇储的对象,不是后来的乾隆弘历。为什么?

向敬之:雍正中年继位,本来是以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独掌乾坤。然而从他突然继位,到密建皇储,到离奇暴卒,始终都是一个谜。他为了颠覆自己的继位之谜,在位十三年,锐意改革,扭转康熙晚朝积弊,勤政劳累,殚精竭虑。他甚至还不顾满朝大臣的反对,和一个狠狠地骂了他的老秀才合著了一本《大义觉迷录》。他也没想到,在他死了不久,他的儿子乾隆帝立马下旨,禁毁此书。

我对雍正元年密建皇储的对象为弘历,是持怀疑的态度的。雍正即位,疑案重重,他不但受到了皇室宗亲、满洲权贵、八旗都统、满朝文武的集体抵制和质疑;就连其生母乌雅氏,公然以康熙嫔妃自居,至死都不愿接受儿子尊奉的皇太后尊荣。在这样情势下,经历了九子夺嫡的雍正,正值壮年,毅然在即位不到一年时,密建皇储。这个被暗定皇储的对象,为后来的乾隆皇帝弘历,似有公论。然而,结合当时错综复杂的关系分析,我认为另有其人——因为势力薄弱的雍正,急需表明一个态度,寻求手握重兵的大将军羹尧的全力支持。母家卑微的弘历是无法助力的。即便乾隆帝为自己制造了一系列天生异象、天命所归的材料,甚至传播雍正即位,是因为康熙相中他的父凭子贵。这,也是一个说不清但值得细究的谜。

读品:写作时,你是如何把握历史书写的学术与通俗之间的平衡的?

向敬之:历史研究与历史写作,都是以特定的历史时代和人物为背景,但是,二者又有不同。历史研究多为客观行文,充满学理和思考;而历史写作,不免伴随想象的发挥。在国外,如美国的魏斐德、史景迁等,以优美晓畅的文字解读中国近代错综复杂的朝代更替、人物关系,有着鲜明的“说故事”的传统笔法。生动的故事叙述,引起读者对历史制度、人物、事件和利益博弈的兴趣,却很难以真实的历史感,激发更多的历史文化思考。我也曾希望自己能写作那样的畅销书,然而自我束缚太多,还是走了一条鉴于学术与通俗的中间路线,追寻学术通俗化之路,用雅俗共赏的方式传递人文关怀。